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清正　謬濫

清正

古者有興賢之書比其德行道藝而獻之於王王再拜而受乃知詳選之道不其重與洎乎奔競斯作登顯多濫乃有疾時態之流宕考才能於端實稽以經術抑其

浮華權要之地請托不行當宁賞嘆縉紳稱尚為國選士斯無媿焉故史稱得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良有謂矣

唐王師旦為考功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理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第等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

並如其言

韓休為起居舍人奉制考制舉人策執心公正取捨平允不為豪右所奪遷給事中

韋陟為禮部侍郎好接後輩尤鑒於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席豫為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為時所稱

潘炎爲禮部侍郎衛次公弱冠舉進士炎目爲國士擢居上第

常衮代宗大歷中爲禮部侍郎時宮中劉忠翼權傾内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勲恩寵莫二各有親戚貢舉及兩館生衮皆執理不與人皆畏之

陸贄德宗時爲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内居臺省清近者

十餘人

高郢貞元末為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各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理其業郢性專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抑聲華浮濫之風翕然一變

權德輿貞元十七年為中書舍人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為得人

甫貫之為右補闕憲宗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遷為吏部員外郎三年策賢良之士又與戸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為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是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為果州刺史道黜巴州刺史及為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人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

許孟容爲兵部侍郎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

衛次公爲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權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揺

鄭澣遷禮部侍郎選拔秀士時號得人

王起武宗會昌中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皆選當代詞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猶公也

崔郾爲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閲

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代為輔相名卿者十數
崔瑾為尚書郎知制誥懿宗咸通中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
周和凝仕後唐為翰林學士知貢舉貢院舊例放牓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放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為得人明宗益加器重

王延後唐清泰中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偃師主簿頎早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徵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唶曰盧公之言為崔頎也縱與其父

不恱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狥公皆此類也

張昭初仕晉為左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來歲屬契丹犯闕而諸侯受賂請託甚峻昭未甞揺動但務公平時皆服其鎮靜得鉅儒之體

謬濫

舉不失德則曰能焉稱匪其人誠為濫矣況夫論辨多士總覈羣材為治亂之本源實邦國之大計固宜責以

名實審其否臧揚于王庭縻以好爵其有知識非遠采擇不明心志既紛藝文莫辨附回天之勢采畫地之名棄實務華雜良以楛物議非允官謗是興先茅之賞莫承籍槀之愆用及其或制度乖正仕進違方既啟幸端亦附于此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顔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

免黜

晉惠帝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僭位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部縣二千石令長赤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

四月帝既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時河東猗氏人王接舉秀才接以為恨元年初制揚州歲舉

二人諸州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者皆以疾辭

南齊太祖東昏侯時因襲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寖以成俗

唐玄宗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

州司馬時北軍勲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
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真貶信州刺史太真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常敘陳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貶
十一年禮部侍郎吕渭知貢舉結附戸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第為正人嗤鄙渭連知三舉後因入閣遺失請託文記遂出

為潭州刺史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貢舉進取信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不為得士竟以人情不洽遽改為刑部侍郎

長慶元年勑今年禮部侍郎錢徽所放進士鄭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

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乃求深僻題目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纇亦多其孔温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下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勑及第人所試雜文幷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貶錢徽江州刺史

武宗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權知貢舉放及第二十

七人三月勅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重試覆落七人

宣宗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為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為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人並落下

十四年中書舍人裴坦知貢舉奏放進士三十人考試官庫部員外郎崔芻言放宏詞登科一人時舉子尤盛

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歲有鄭羲則故
戶部尚書瀚之孫裴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
令狐滈故相綯之子餘不能遍舉皆以門閥取之惟陳
河一人孤平負藝第於牓末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曰伏
見新及第進士令狐滈是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綯男舊名壽改名滈竊聞頃年暫
曾罷舉自父當重位而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
動者邪朋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

出於緺取捨悉由於滈喧然如市傍若無人威振寰中勢傾天下及緺去年罷相出鎮其日令孫滈於禮部納卷伏以舉人文卷皆須十月已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樞務男私挾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若宰相子弟總合應舉即不合繼絶數年如宰相子弟不合應舉即何預有文解公然輕易隱蔽聖聰將陛下朝廷為緺滈家事伏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非唯取笑士流抑亦大傷風教伏請下御史臺子細推勘納卷及取解月日聞

奏臣職當諫署分合上聞疏留中不出

梁太祖開平三年五月勅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延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其薛鈞宜令所司落下

乾化中翰林學士鄭珏連知貢舉鄴中人聶嶼與鄉人趙都俱隨鄉薦都納賄於珏人報翌日登第嶼聞不捷詬來人以嚇之珏懼亦俾成名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

等宜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士使楊彥珞監試其月勑禮部所放進士符蒙正等四人既慊羣情實干浮議近令覆試俾塞輿言及再覽符蒙正庇成僚等程試詩賦果有疵瑕若便去留慮乖激勸儻無升降即昧甄明況王徹體物可嘉屬辭甚妙桑維翰殊無疵繆稍有功夫其王徹升為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放

明宗天成四年中書舍人知貢舉盧詹進納春關狀内

漏失五經四人姓名罰一月俸
晉高祖天福三年崔棁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為人深惡之及棁將鎖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嚴語簡謂棁曰孔英來也蓋慮棁悞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棁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轢於方埸棁不得已遂放英登第牓出人皆諠笑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其言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禮部侍郎劉温叟知貢舉三月壬辰勑尚書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説何儼武允成王汾閻丘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隣幾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歳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湏至去留其李覃何儼揚徽之趙隣幾等四人宜放令及

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閭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可見恕特與矜容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種聞奏

四年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試進策入鄉貢進士段宏等內段宏賜同三傳出身先是詣匭言事者甚衆命蒙以時務策試之蒙選中者四人帝覽之命樞密副使

王朴覆試唯留宏一人而已蒙由是坐奪俸一月

五年右諫議大夫劉濤知貢舉三月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頌祭綿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亦未精當念以湏曾剝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

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昐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落更修進以俟將來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牓後率其新令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呈帝覽之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一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總序

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又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使於四夷則為之介故聘禮有使者上介次介之名春秋戰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自周及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

使採異代方言又其事也漢制奉敵書使者乘馳傳則使者之稱其來舊矣武帝遣中郎將建節往諭巴蜀乃副使者馳四乘之傳又遣謁者及博士大夫諫官御史廷尉太僕丞相掾等分行按察故有直指使者及八使美俗清詔之名繇漢而下靡常厥官委寄之殊沿襲不一蓋因時而建置非著令於悠久等威制度隨委任之輕重僚屬吏員稱職務之大小唐室以降踵事增名則有巡察黜陟採訪處置按察宣勞之類分道而往領命

尤重大率以交聘敵國通接殊鄰勞來遠方安輯新附
慰撫兵役分給賑賜採風俗之厚薄詢民事之勞逸究
吏治之能否察獄訟之寃正搜訪遺滯刺舉姦濫或購
求墜簡或奉行寵典于以宣暢皇風敦諭詔旨廣天聽
而斯遠俾物情之無擁若乃智略宏遠機用周敏洽聞
英藻清節慎行揖讓而中節往復而合指引薦良士糾
劾非法感慨而自請罔憚脩塗縱横而有辭用能專對
乘便見機而必果處危握節而靡渝績効著聞望實昭

顯增原隰而有耀被奬飾以攸宜允謂使乎斯可尚已
乃至縻居他境邂逅物故契闊奄忽人所共歎其有乖
違上意遘受深耻專已而無簡黷貨而弗厭有損國威
乃羅邦憲是故歷代遣使誠難其人必簡帝心以將明
命者爾凡奉使部二十七門
達王命　宣國威
達王命
夫使乎之為善者在乎宣王靈達君命奉辭而無辱稱

指而獲考焉故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職小雅之歌四牡榮使臣之選繇漢而下乃有循行郡國以布德音馳驅絕域以諭和好之亂邦之内有若平居抵逆城之下曾不介馬其智勇見于辭氣其忠信通于神明故能使倔强思柔姦雄易慮安反側之俗革攜離之心紓患以解紛懷荒而振遠自非辯可以專對智足以經物挺不奪之志達應變之略又安能掉三寸之舌履不測之險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績哉

漢嚴助為中大夫會閩越攻東甌武帝出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之是時漢兵遂出踰領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降帝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淮南王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燭炤也）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菑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攘謂相侵奪也）使邉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惟思也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

人迹所及咸盡賔服藐然甚慙藐武卓切遠也言不可及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薄迫也遽速也朝有闕政遺王之憂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操執持也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謂仰而望之讀曰仰今閩越王狼戾

不仁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凌百越幷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之迹先是越王勾踐稱覇中國今越王欲慕之今者邉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幷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王者之兵

但行誅耳無有戰鬬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陽聲鄉音鄉屯曾上未會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治南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士卒罷倦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

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所不聞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

張騫為郎應慕使月氏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與堂邑氏奴甘父堂邑姓也漢入其奴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西經

匈奴道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走謂奔走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也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抵至也康居傳至大月

氏大月氏王巳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于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一遥切衣要也領衣領也凡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並音步浪切復為匈奴所得歲餘單于死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後漢來歙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

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時入侍

趙岐為太僕獻帝西都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雒陽表别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及魏太祖與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雒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

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離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幷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絶

蜀費詩犍為人為益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

拜關侯為前將軍侯聞黄忠為後將軍侯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侯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

悔耳侯大感悟遽即受拜

陳蕭乾為給事黄門侍郎永定初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虗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險好為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

帥並率部衆開壁欵附
後魏崔頎太武時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
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帝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
丕等督諸軍取平上邽使頎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
李順太武時為太常策拜涼州沮渠蒙遜為太傅涼王
使還未幾拜四部尚書延和初使涼州沮渠蒙遜遣中
兵校尉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舊患發動腰脚不隨
不堪拜伏三五日消息小差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

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别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
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
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
之不恤敢凌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
蒙遜使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
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祗
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答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

拜受今君雖功高勲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呑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鹿悆孝莊帝時為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曰欲歸欵綜時為梁武愛子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虚實悆遂請行曰

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揔彊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歸城（元略魏中山王畧也）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為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乃令人詐畧身在一深室詭為患

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悆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在停悆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令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

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冨貴悆荅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嗔不懼而來何也荅曰昔楚伐吳吳遣麼繇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游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緣繇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曰卿

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
卜後圖為設飯食雜果悆強飲多食向敵數人檄自夸
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内
指牀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有教與君相
聞悆遂起立使人謂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國王子豈有
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
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曰旦奉音旨冒險祇赴
不得瞻見内懐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昺

景儁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慶云秦隴既平三分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孝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瑯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慶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慶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此河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廻師改計慶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仁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

既固未旬綜果降

後周楊薦為太祖帳内都督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主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帝乃使薦往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薦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諭結婚之旨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焉

庫狄峙為侍中時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太祖通好而外連齊氏帝又令峙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

隋柳裘為内史大夫時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懐猶豫高祖令裘往諭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悦遂歸心於高祖

蘇威為納言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

閻毗為殿内丞征遼之役毗領虎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顔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

唐温造河内人德宗建中中為彭門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刦多所陥没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揺或自立帥請節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蓋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入奏

孔巢父建中末為給事中兼御史大夫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敵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是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

韓愈憲宗元和末為兵部侍郎會成德軍亂殺其帥田弘

正立裨將王廷湊知節度事朝廷因而命之詔愈往宣撫愈至則諭以逆順利害之理廷湊乃粗識朝旨出牛元翼於重圍及還以其功轉吏部侍郎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廻鶻牙帳尚可汗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主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証曰我奉天子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

梁劉捍初為太祖副典客兼御史大夫唐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鎔色攝送款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懇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移師次中山至懐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廻

李振為太祖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為朗州雷蒲所廹振奉命馳往和解殷蒲皆禀命

晉楊彦詢為邠州節度使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彦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彦詢使焉臣欽若等曰彦詢為宣徽使時曾使契丹至是復命之仍恐重榮要之繇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彦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

宣國威

夫膺皇華之選以給傳遽之役而能揚君之美延譽於

四方宣國之威折衝於萬里斯可謂不辱命而獲考矣由漢而下乃有奉辭絶域致使鄰壤或招諭亡叛或鎮撫危疑震耀於皇靈開示乎大信宣布恩德激昂辭氣臨大節而無撓抗雄辯而有章繇是殊俗之長稱臣以奉約恃險之國遣子而入侍還俘掠於邊徼歸職貢於宰旅厥角聽命改容率禮革其驕驁之心窒夫禍亂之隙自非懐應變之明畧挺匪躬之雅操蹈難無苟免之志遇事圖戡濟之績者亦惡能有所立哉

漢陸賈高帝時使南越尉佗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

大說賈說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有底曰囊無底曰槖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槖以齎行故曰槖中裝也它送亦千金非槖中物故曰它送也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龜茲音丘玆至昭帝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茍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

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近始過去）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後漢來歙為大中大夫時光武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子陽公孫述子）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

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
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
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光武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
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遣
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遂遣子恂隨歙入質
拜歙為中郎將
班超明帝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假司馬使鄯善斬
匈奴使還奏於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

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騧一作騩馬淺黑色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

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梁諷和帝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竇憲軍司馬憲出征匈奴令諷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

魏牽招安平觀津人初事袁紹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後歸太祖太祖太祖領兾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

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

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静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説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

南齊蕭惠基初仕宋為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

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開降而益州士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錫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

後魏燕鳳初為道武代王左長史參國事嘗使前秦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畧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彊則退安得兼并也鳳曰北人悍勇上馬持三杖驅使若飛主人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

號令若一軍糧輜重棊爨自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從東山西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蒲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堅厚贈之

李順太武時為四部尚書使於北凉沮渠蒙遜蒙遜將不拜順責之乃下拜及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

者七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修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隷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首除暴虐安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爾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

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哉

公孫軌為大鴻臚持節拜氐王楊玄為南秦王軌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佗跨據及陸賈至甸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玄使其

屬趙容子對曰夫以六合為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荅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詰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

封軌孝文太和中為儀曹郎中使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諭以大義雲乃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為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

北齊斛律羌舉為夏州刺史高祖欲招懐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㫖甚被嘉賞

隋虞慶則為尚書僕射時突厥之種沙鉢畧遣使詣闕高祖遣慶則與長孫晟報書沙鉢畧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争將入時長孫晟説諭之沙鉢畧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

臣沙鉢畧謂其屬曰何名謂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畧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長孫晟開皇四年為奉車都督副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突厥攝圖賜宇文公主姓為楊氏千金公主（公主後周趙王招女自請改姓乞為帝女）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

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
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抵于涿郡仍恐染干驚
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
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
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根大香染干遽笑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
諸侯躬親灑掃耘除街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

謂是留香草耳染于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傚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

崔君肅為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

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甲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

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所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悋一句稱臣䘮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内附先帝嘉之

賞賜極厚故致兵疆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日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唐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為司勲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廻紇廻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則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

韋倫德宗建中初為太常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徳遠振蕃人悅之賛普大猷琛書等倫還遷太常卿

溫造穆宗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録穆宗開延英召對

詔曰幽州用舊事不變藉卿為我行焉對曰臣府縣吏非宜行恐四方狹朝廷為無人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訪行期即瘖默不報卿往諭我意是日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立於外郊造入宣聖旨示以禍福總喘伏流汗若兵在頸矣及造歸奏不數日總全家出幽州拜殿中侍御史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同光初僞蜀王衍使人致書其詞

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宫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予

衍冲弱無識軍國之事外則仗王宗弼内委宋光嗣景

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即

位鄴宫之歲夏取汶陽冬誅汴孽宋氏兵號三十萬謀

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凉東漸渤海南踰閩淛北極

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主有

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遣子入侍述職稱臣湖湘荆

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虚日也諒蹤以德懷來

以威欵伏順則涵之以恩澤迷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晲宋先嗣曰荆楚則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欲踞人於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之族近日强盛大國得無備乎嚴曰公以為彼之勝負孰若偽梁曰比梁為劣嚴曰吾皇之視北敵如蚤虱耳以其為患不足杷搔況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力則懸首槀街盡為我獲但以天生四夷終非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

光嗣聞嚴辨對畏而奇之嚴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汶水縳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聽之愕然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二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奉使部

稱旨

仲尼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蓋夫有專對之才加之以敏應機罔滯遇事立斷足以成務始可與權然後出疆則有華復命則有勞斯古人以為使乎之難者矣至于馳一介之行李合二國之懽心俾隣境益恭

獷俗向化得紓難之畧啟和戎之利乃有奉將清詔循行庶邦宣慰有方便宜從事廵察風俗舉劾貪猾以應對而知賞懸懷輯而見稱以至跋扈之人能令其順命疑貳之俗終俾其歸心斯皆使者之任也是故明君之使臣也以事而不制以辭故能俾其成命而獲考者也漢隨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向楚淮南英布也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為使之乃與二十人俱至淮南布間行與何俱歸漢

陸賈初以客從高祖時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佗大説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説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陳平乃言賈往使尉佗去黄屋稱制黄屋謂車上之蓋也黄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者令比諸侯皆如意指

嚴助為中大夫時閩越圍東甌告急武帝曰吾新即位

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助以節發兵㑹稽㑹稽守欲距法不為發以法距為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以天子意指曉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告之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帝甚悅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不成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聞南夷與漢通得

賞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帝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今夔州開州府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通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西南夷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帝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張戀切因巴蜀吏幣物以賂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水出蜀廣平徼若水出就牛徼外沫音妹南至牂

牁為徼徼以木石水謂為界者也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邉關欲與牂牁作徼舉也工釣切通靈山道橋孫水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於孫水上作橋以通卭筰還報天子大說說讀曰悅

蓋寛饒為大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

孔光為博士成帝初奉使録究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

陳咸為刺史冀州奉使稱意

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

勞倈有意者言渤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恣民者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即奉使者十一人爲最

樓護字君卿齊人也平阿侯王譚舉護方正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假貸（言以假物貸人令護監之）使還奏事稱意

後漢李恂章帝時爲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帝嘉之

雷義以順帝時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

稱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

周舉為諫議大夫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廵行風俗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范滂桓帝時舉孝廉光禄四行光禄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

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舉奏刺史二千

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

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奉使稱職

蜀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後隨

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州乾又

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

馬良為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

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鄧芝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

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

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孫權蓋以丁厷之言多浮豔也掞音夷念反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為尚書僕射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數日忽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求一决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蔣琬字公琰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輙還耳乞復請蔣琬琬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費禕字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荅福還奉使稱旨

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還遷為侍中諸葛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至吳

羅憲字令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

吳是儀為侍中時蜀相諸葛亮卒大帝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

晉侯史為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

宋裴松之為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羡之等分

遣大使巡天下松之出使湘州反使奏曰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為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垂大武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末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悅莫不謳吟踴躍式欽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左誠繇亭毒既流故

忘其自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循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為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為書以繫之松之甚得奉使之意論者美之

劉勔為劉道錫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道錫遣勔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

南齊劉係宗為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武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陳蕭乾為黄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晋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

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欵附

毛喜初與宣帝事梁元帝為尚書勸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宣帝俱遷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宣帝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為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

蕭引為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

宣帝以引悉諳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

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悟

旨盡遣兒弟下都為質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為周兵將軍時詔遣使者廵行郡

國糺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

明元稱其平當

公孫表字玄元初為慕容冲尚書郎歸朝使江南稱旨

庚岳道武時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帝既絶慕容垂以

岳為大人使詰慕容永永服其詞義

張濟為散騎侍郎時後秦姚興遣將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道武遣濟為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強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

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戸於此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為又曰魏帝為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雒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為一家義無所諱雒城救援仰待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為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

互起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宜且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輙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帝嘉其詞順乃厚賞其使許救雒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

張彝為散騎常侍兼侍中彝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嘗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

古弼明元時為獵郎使長安稱旨

李順允使涼州沮渠蒙遜十有二返太武稱其能

高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中書博士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

元庫汗明於斷決獻文即位拜殿中給事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鄧羨為黄門侍郎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饑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諸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游肇為散騎侍郎兼侍中為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

龔恒山王暉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拜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

陰道方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梁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
李崇孝明時為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
賞罰之稱
劉隲字子昇彭城人弱冠州辟主簿齊獻武王時奉使
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隲應對閑敏帝善之
元孚從出帝入關為司空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
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歡悅
奉皇后求歸

北齊宋世良初仕魏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戸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滂沲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斛律羌舉為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懐遠夷令羌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

張纂為右光禄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

李稚廉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

後周趙剛初為魏閤内都督時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遣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魏興齊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懐瑶等即與盟歃受移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行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宇文測初仕魏為司徒右長史李武疑齊神武有異圖

詔測詰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懼
厙狄峙初為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
為邉患朝議欲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
蠕蠕主雅信結重之自是不復為寇文帝謂峙曰昔魏
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楊檦為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
知其所為乃遣檦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杜杲為司倉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

江陵平項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

劉雄為駕部中大夫兼齊公憲府掾時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關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議辨直齊人憚焉

楊薦孝閔帝初為御伯大夫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薦等送齊薦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詞氣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

竇毅為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為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甘

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惏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有威重乃命為使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二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

王慶為中將軍武帝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獻貢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

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
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
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幷之役慶
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
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
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
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藩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
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

務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

陸逞為軍司馬武帝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於突厥暉説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悦遣其王隨獻方物武帝之聘突厥后

也令暉致禮焉

韋冲字世冲初仕後周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西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

蘇孝慈仕周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於齊稱旨

長孫晟初仕周為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

使者以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於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留之竟歲甞有二鵰飛而争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友㝠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

賀若誼初仕周為直門將軍時茹茹種落携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諂以厚利茹茹因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韋師為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

長孫平高祖時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帝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

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

栁謇之為光祿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

皇甫誕為持書侍御史髙祖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簡括之及還奏事稱旨帝甚悅

房彦謙為監察御史以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銜命稱旨

盧昌衡為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廵省大使及還稱旨

許善心為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元年副納言楊達為兾州道大使還奏稱旨

唐劉文靜為晉陽司馬高祖初興義兵於晉陽遣文靜使突厥始畢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為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冢嫡傳位後主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

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悅即遣將康鞘利領騎二千而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

襄武郡公琛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吐祿特勤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

皇甫無逸武德初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政刑未洽長使橫恣贓汚狼籍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豆盧寛太宗貞觀中為殿中監使於突厥寛容儀閑雅

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崔敦禮以貞觀二十年為兵部尚書兼簡校鴻臚卿瀚

海都督廻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敦禮持節綏輯之

因立其嗣敦禮深識蕃情凢所奏請事多允會

鄭維忠中宗時為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

牧宰還敷奏稱旨

李傑神龍初為衛尉少卿為河東道廵察黜陟使奏課

為諸使之最

宇文融玄宗開元初為兵部員外郎括逃户所至揚宣恩命百姓感其言至有流淚稱為父母者

李暠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為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

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邉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曷奉使稱旨

王縉肅宗時為兵部侍郎屬平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

賀若察代宗大歷四年為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見於延英殿賜帛五十疋先是潁州刺史李岵以暴政專殺本道使令狐彰陳奏帝命宣慰且驗其事察復奏稱旨

與彰狀協流岵於夷州

吳湊為金吾將軍時滑亳節度令狐彰汴宋節度田神功等亡於鎮軍州頗騷擾湊皆承詔宣勞慰撫事多適宜

班宏為結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父喪

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喻惟岳惟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歸崇敬德宗時為左散騎常侍時兩河叛涣之徒初禀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稱旨

李紓為兵部侍郎時誅李懐光諸軍兵會河中詔紓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樊澤為都官員外郎建中初為充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賛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

清水

盧羣為兵部員外郎使淮西節度吴少誠奉使稱旨

于頔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後為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充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

溫造字簡輿張建封妝壽春招以尺書造從之及建封按察彭門造歸下邳時李希烈用蔡兵四刦所至陷没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揺或自立帥請節德宗患之

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入奏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以書詔便蕃未盡朕

之深意以卿素能辨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
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
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
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諭我懷無多讓也乃拜
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
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及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
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
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成德殺田弘正朝廷用

兵乃先令造衘命河東魏博澤潞横海深兾易定等道諭以軍期事皆稱旨
李鄘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廹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為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令復其位凶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為非詔令所加不宜自號使削去乃受
爰陟貞元中為左司郎中累奉使皆稱旨

袁滋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册南詔使及還以清平官尹輔酋來朝又得先没蕃將衛景升韓演等三人並南詔所獲吐蕃將帥俘囚百人至京南詔異牟尋上表陳謝册命及頒賜正朔仍請擊吐蕃兼獻方物

房式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帝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為給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崔從為尚書左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再奉朝貢表遣二子入侍請納德棣二州詔從宣撫且受地議者以承宗誠詐未可知又入侍者非承宗子人皆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帥道境欲以五百騎送之從不聽以童僕十數騎徑至成德先令大集軍士於毬場宣諭恩勅詞旨慷慨衆心感動承宗與軍士皆號泣俯拜及饗宴每從容與承宗諭以大節承宗為禮益恭及還遂按二郡之籍收其戶口兵儲以復命帝臨軒勞悅久之

鄭權為右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自迴鶻告哀回帝初即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辯可以將命故選任之權憚遠役辭以宿有癈痼之疾不能馳馬既不免乃肩轝涉磧至虜庭詞氣不撓頗得使臣之體虜衆敬憚焉

李行修長慶三年為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卿之至孝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贓犯時以為奉使得人

楊於陵為戶部侍郎會李師道削平分其地為三鎮朝

廷思有所制置於陵以選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還奏合旨

梁韋震為殿中監蔡州四面都統判官時蔡將郭

璠勢蔡宗權送於太祖太祖復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

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師之命溥既以都統破黃

巢功居第一又與兗鄆連衡結中官為内援時宰之忌

太祖者復佑之右拾遺徐彦樞亦疏請所在斬宗權不

必至京師陳獻俘之儀盖以時溥獻黃巢止函首故也

震往復論列於天子前敢大言亦能協附執政所請事多允

李震爲太祖從事乾化二年以馬殷初領湖南爲雷滿所逼帝以震骨鯁有辯命馳往和觧殷滿並禀命李珽爲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時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以爲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慰撫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於卧内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觧二印以授珽珽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

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

張歸弁歸於太祖得署為牙校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於近境頗得行人之禮

後唐伊廣襟情灑落善專對及為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

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為典謁奉使鳳翔稱旨

薛仁謙為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乎之體

晉劉處讓初仕後唐為客省副使累將命稱旨

李承約仕後唐為賴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

聶廷祚為太子賔客善揣人情多有材藝飲博諧戲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荆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亦甞使於契丹善待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三